

冤枉了小鬼



文 / 孫以蒼 · 圖 / 呂坤和

一條小溪由北向南流，行至中途為土崗所阻，於是河道中分，又向東西。中分處左右兩岸，各有一所村莊，在東邊的叫東流水，西邊的叫西流水。

西流水的居民，以姓李的占多數。東流水的住戶則大部份都姓王。由於小溪東岸地勢較高，且享有灌溉之利，因此，東流水的人家都十富。西流水以低勢卑下，常受水淹之苦，百姓都貧困不堪。

東流水的首富，當推王員外，家有良田千頃，牛馬成羣，還請了多位飽學之儒生，來教導全村子弟。西流水因為請不起先生，也有一位學生渡河來此寄讀。這位李姓學生品貌俊秀，才氣橫逸，不僅老師非常器重賞識他，同學們對他也十分敬佩。

王員外的三小姐和幾位堂姊妹也在私塾裏就學，不過古時講究男女有別，所以男生的教室

與女生的教室中間用竹簾隔開。雖然如此，但王小姐與李生初則相互仰慕，繼之情懷暗生，終至詩文酬答，論及婚嫁。

然而，當李生的家長央請大媒正式到東流水來提親時，卻被王員外以門不當戶不對為理由一口拒絕。李生憤惱之餘，書也不唸了，回去種田了。

李生回家之後，行走坐臥總忘不了王小姐的情影，朝思暮想，備嘗失戀之苦，最後實在忍受不住，便化裝成賣貨郎，担着一付担子，搖着「波浪鼓」，奔向東流水。

剛走進村子，第一個碰到的竟是王小姐的弟弟阿旺。阿旺一眼就認出李生來，驚異的叫道：「李大哥哥，你怎麼改行當貨郎啦？我姐姐天天都在念着你呢！生意好嗎？」

李生聞言，內心又酸又喜，

迫不及待的道：「阿旺，你能不能幫李大哥哥一次忙，約你姐姐出來跟我見次面，以後我會重重謝你。」

「這事有困難。」阿旺遲疑了半晌道：「我父親不會讓她來見你。不過我可以替你帶個口信給她。」

「謝謝你，阿旺弟，信，我早就寫好了，你趕快拿去交給你姐姐，我在村外大榕樹下等你回音。」李生感激不盡的從懷中取出情書遞給阿旺。

等了約摸一個時辰，阿旺才蹣跚而來，帶著歉然的語氣道：「李大哥哥，我姐姐說村子前面你以後不必再來了。信退還給你。她還罵了我一頓咧！」

李生大失所望，失魂落魄的廢然離去。行至半路，氣惱的想把原信撕了，驀地發現信尾批了首詩，那詩竟是西廂記中的：「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

半開，隔牆花影動，疑是一玉人來。」頓時高興得手舞腳跳，恨不不得紅日立即西沉。

李生趕快回家換好衣服，月上柳梢頭，即忽忽奔至東流水。好在他在這讀過兩年書，地形十分熟悉，雖是夜晚，仍毫不費力的摸到王宅後園。王小姐果然已倚門相候，二人見面自有說不盡的相思，講不完的情話。

自此以後，二人隔著王員外幽會頻頻。某晚，王小姐向李生哭訴自己已有身孕。李生既喜且懼。喜的是有了子嗣，懼的是善後問題難以處理。二人商量了半夜，終於想了條妙計。王小姐取出束絲線，穿上針，李生臨去時，攜針引線而走，出了村子，不遠處有廟宇，李生不回家卻轉進廟內，順手將針插在廟裏的泥塑小鬼身上。

第二天，王員外怒氣沖沖的會同地方保甲、縣府巡檢以及一大羣壯漢及差役，趕到廟裏來，指著小鬼身上的針線給巡檢大人看。巡檢看罷即下令拆毀廟宇，搗碎神像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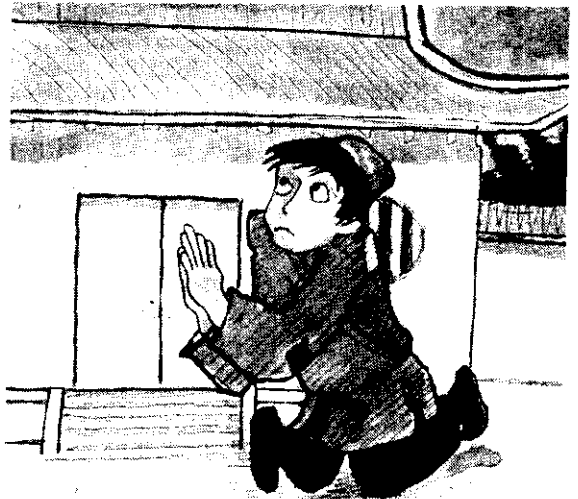
眾人正待動手，突然看熱鬧的人中有人大喊冤枉。巡檢吩咐把喊冤的人帶上來問道：



李生奔至王宅後園，王小姐正倚門相候。

「你有何冤枉？」

大夥都認識喊冤的人，他是村中賭鬼侯七七。侯七七原本是個自耕農，後來把家財全輸光，無處棲身，只得住在這所廟裏。當時見巡檢問他，乃跪在地上答道：「小人侯七七沒有什麼冤枉，廟裏的小鬼卻被冤枉了。」



侯七答道：「小人沒有被冤枉，是廟裏的小鬼冤枉。」

「胡說！」巡檢大聲怒喝：「這小鬼與妖作怪，強暴王員外的王小姐，現有針線為證，他有何冤枉？」

「若拿針線當證據，那才真冤枉呢。昨晚小人就睡在廟裏，發現有人將針線插在小鬼的身上，那人是西流水的李生。大人不信，可以傳他來問問。」侯七七答道。

巡檢看看王員外，王員外內心已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了。為了顧及面子，當即請巡檢回家再議。回家後，王小姐得知詭計揭穿，羞懼得尋死覓活。巡檢了解了內情後，自願替李生作媒，生米已成熟飯，王員外不答應也得答應，這樣一來保全員外的顏面，二來也成全了一對有情的人。